

第二屆
世界華語文教學
研討會論文集
理論與分析篇
(上冊)

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編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第二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世界華文
教育協進會編 初版 台北市 世界華
文出版 臺灣學生總經銷 民79
冊 公分
ISBN 957-8508-00-0 (一套 平裝)

1. 中國語言 研究與教學 論文，講詞等

802.03

79000274

第二屆 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論文集 (全五冊)

理論與分析篇(上冊)

發行人：張希文

編印者：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

地址：台北市舟山路243號

電話：(02)3620146

傳真：(02)3921431

出版者：世界華文出版社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2766號

總經銷：台灣學生書局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98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3634156 傳真：3636334

印刷者：大勳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38巷3號1樓

電話：(02)9171419

●全套定價1,420元

前言

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自民國七十三年召開「第一屆世界華文教育研討會」會議後，即紛紛接獲海內外華語文學者建議，認為此項學術研討會意義重大，希望續開第二屆會議，經本會邀相關人士為籌備委員，公推張委員希文、宗委員亮東為召集人，設秘書處負責籌備工作，推請李鑒教授為秘書長，張孝裕教授為副秘書長，會同各組同仁，積極進行籌備工作。

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係一民間學術團體，能力有限，為期此學術會議圓滿成功，乃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中央圖書館、國語日報社、中華民國出版事業協會共同協辦，並請教育部、僑務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新聞局、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世華聯合商業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等單位贊助。

至於參加人員之遴定，由於國內外申請報名人數極為踴躍，達二百六十餘位，較預定公費補助四十個名額超過數倍。為提高論文水準，於是敦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教授，以及國內外各大學語言學教授，語音學專家九人，組成「學術評審會」，就申請人所提論文摘要內容，分成語文分析、教材教法、教學報告問題研討等三組，採密封式審查，排成順序，依次遴選。經審查結果，發現所提摘要其內容頗多甚具學術價值。為免過多人向隅致有遺珠之憾，遂又增列四十名，招待膳宿，此外再遴選自費者三十名，其他則列為觀察員或割愛。國內部分，以約稿為優先。

此次研討會主題有二，一為研討世界各地華語文教學的理論方法與現況，以提升教學功能。二為結合全球華語文教學工作者，共謀中華文化之發揚，並增進國際學術文化的交流。

會議之項目則兼顧學術研究與華校實際教學二部份；一、華語文教學學術研討。二、華校華語文教學研討。

至於研討主題，則有下列七項：

- 一、外國各級學校雙語教學中之華語教學探討。
- 二、華校華語文教學之探討。
- 三、華語文教材、教法及師資之探討。
- 四、華語教學中有關語言，詞彙及語法之研究。
- 五、語言、文字對華語教學之影響。
- 六、華語文教學與中華文化。
- 七、其他（上述未包括）之華語文教學問題。

第二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於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如期揭幕，會期四天，於三十日圓滿閉幕，閉幕典禮由籌備會召集人宗亮東教授

主持。參加研討會共計有二百三十五位學者專家，包括國內八十二人，海外一百五十三人，來自十八個國家地區，國內外六十三所著名大學及華語研究機構，發表論文一百一十四篇。分語文分析、教材教法、教學報告問題研討三大類組進行研討。

會中並安排三場專題演講：

甲、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教授主講「華語研究的展望」。

乙、中央研究院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謝清俊教授主講「電子辭典在國語方面的應用」。

丙、加州柏克萊大學語言學系王士元教授主講「對於漢語教學的三點看法」。

為了結合海內外學者的智慧與經驗，特舉辦了一場「華語文教材編撰座談會」，由國立編譯館館長曾濟群教授主持，聽取了編輯海外華語文教材之寶貴意見。此外，為了將國內優良華語文出版品資訊介紹給與會學者，配合會期舉辦了「華語文優良出版品展覽」，由國內五十餘家出版單位及與會學者提供優良華語文教材資料展出。

研討會進行四天十場次之論文發表，最後由各組召集人提出綜合報告，對於各類組論文之內容與價值，可以得到明確扼要之了解。

甲、語文分析組：

由湯廷池、鄧守信二教授為召集人，發表論文四十三篇，其中語法分析二十五篇、語音分析四篇、語意與語用之分析二篇、社會語言學六篇、心理與神經語言學六篇。

乙、教材教法組：

由屈承熹、李振清二教授為召集人，發表論文三十八篇，其中教學法十七篇、傳統教材七篇、電腦輔助教材七篇、視聽教材四篇、語言學理論與華語教學二篇，師資培訓及定位一篇。

丙、教學報告與問題研討組：

由李英哲、趙林二教授為召集人，李教授負責問題研討方面；趙教授負責僑校教學方面，問題研討之論文有十八篇，涵括面甚廣，語言文化教學之先後輕重，正體字與簡體字之取捨，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之比較等等。僑校教學則有十五篇，可分為三類：僑教問題、多元文化政策下之華語教學問題以及星馬華語文教學問題。

研討會之議程於十二月三十日圓滿落幕完成，三十一日至元月一日，學者們分乘二輛遊覽車赴中部參觀，回程時莫不滿載，在一片珍重聲中，研討會節目至此全部落幕。

籌備委員會決定編印本論文集，藉供今後促進華語文教育發展的重要參考。成立編輯委員會，敦請丁邦新、李鑒、李壬癸、李振清、屈承熹、張孝裕、湯廷池、葉德明、董鵬程、鄧守信、鄭昭明、蔡雅琳諸先生為編輯委員并推請丁邦新院士為召集人。根據研討會的分組將論文分為「理論與分析篇」和「教學與應用篇」兩大類，一年多來諸編輯委員竭智盡力，擘畫週詳，審慎編輯，以及原作者和工作人員再三勘正，務使此論文集更臻完美。本論文集能如期告成，實多賴諸先生之功，本會願誠摯地表達萬分感謝。

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謹識

丁序

世界上說華語的人數量最大，以華文寫成的文獻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而中華文化更是隨著遷移的華人社群向世界各地擴散。從事華語文教學的人關心新的理論與方法，希望藉助於彼此的討論提升教學的功能；研究華語文的人希望能更深入地探討華語文的內蘊，不僅在語言學上有貢獻，也能對教學有實用的價值。而大家終極的關懷則是如何把中華文化的精髓藉教學與研究介紹給世人，增進國際間的認識與交流。

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了解這一份關懷，有意藉研討會的方式把這些分別從事教學及研究的人齊聚一堂，交換心得。有了舉辦「第一屆世界華文教育研討會」的經驗，再召開第二屆的會議，自然獲得非常廣大的回響。

籌備進行之後，我奉召集人宗亮東教授之命負責組成「學術評審會」，其餘八位委員是李壬癸、李振清、何景賢、趙林、鄧守信、鄭昭明、劉興漢、戴璉璋等八位教授。其中趙林教授並在僑委會擔任處長，負責僑教工作。審查論文摘要的工作非常公平，按照語文分析、教材教法、教學報告三組分別由二至四位委員詳閱，各列優先次序。然後開小組會議檢討彼此次序的高低，如果懸殊過大，再細看摘要，商討後定案；僑校教育部分則偏勞趙教授。當然從短短數百字的摘要之中很難準確地推斷全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但我們已經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了。

大會是成功的。學者們的反應相當熱烈，對評審會的一點批評也是基於善意與愛護。會後成立編輯委員會，負責論文集的整理與出版。十二位委員一再商討，決定推請大會開會時三組的召集人湯廷池、鄧守信；屈承熹、李振清；李英哲、趙林等六位教授逐篇考慮，再把意見彙集在一起作整體的規畫。有些論文性質內容大體雷同，就酌採其一；有的論文未能如期寄到，則酌登摘要；原來分組時略有不妥的地方，也按論文的內容重新歸類。結果就是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五冊論文集。

大會的召集人張希文委員和宗亮東教授的誠摯親切，秘書長李鑒教授、副秘書長張孝裕教授的殫精竭慮，自然都是大會成功的因素。而總負其責的董鵬程先生帶著工作同仁從籌備到編輯，更是辛勞備至，思慮周詳，使大會的任務圓滿達成，使論文集及早問世，實在功不可沒，值得我們給他再一次的掌聲與肯定。

丁邦新謹序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七十九年十月

編者的話

提起華文教育，編者與華語語法或華語教學有一段不算短的接觸與不算淺的因緣。先是於一九六四年間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與美國德州大學合辦的「在職英語教員訓練計畫」裡擔任語言學顧問時，受聘於「美國各大學合辦中文研習所」而兼任該所的語言學顧問，籌畫華語師資的培訓與教材教法的改進。當時的編者，對於華語語法可以說是十足的「門外漢」；連華語語法究竟有幾種詞類，這些詞類應該如何界定等基本問題都毫無所悉，更談不上如何尋找研究華語語法的理論模式或建立華語語法的體系。在既無文獻可以參考，又無同道可以請益的情形下，只好硬著頭皮把自己逼上梁山。經過不斷的嘗試與錯誤，一點一滴地去摸索華語語法的輪廓與特徵。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左右，纔在張仁以與丁邦新兩位先生的鼓勵下，開始以華文在國內的報章與刊物上發表個人研究華語的心得。有些良師益友曾經好意的勸告：以華文撰寫的文章，既不容易在國外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更不容易由不諳華文的外籍學者引用。但是編者卻一直堅信：如果真要華語研究在國內生根、茁壯、開花、結果，那就非得以華文向國內中外語文學系的學生與一般讀者推廣華語語言學不可。編者甚至曾經大言不慚的發出豪語：以華文撰寫的文章，理論上可以有十億以上的讀者，而且這些讀者個個都懂得華文！後來於一九八二年間在香港大學任教，親眼觀察到了海外華文教育的現實與問題。因為有感於華語語言學的研究與華語文教學的實踐必須互相密切配合而相輔相成，所以回國後立即向各界發出早日召開「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的呼籲。幸而獲得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的熱烈響應，周應龍先生（在省立新竹高級中學求學時與編者是先後期同學，當時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的鼎力支持以及董鵬程先生的積極推動，終於在一九八四年底順利而圓滿地舉辦了第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以上縷縷追述個人華語研究的背景與召開第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的緣起，目的無非是藉此機會為華語文教育的任重道遠做一個「歷史的見證」。因為我們在一九八四年召開「第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以後，大陸也在一九八五年與一九八八年舉辦「第一、二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我們在一九八八年年底召開「第二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之後，新加坡在一九八九年年底舉行「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香港在一九九〇年六月舉辦「漢語與英語理論及應用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一九九〇年七月舉辦「漢語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大陸更定於今年八月召開「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並正式來函邀請台灣學者前往參加。另外根據編者所獲得的消息，明年內單是亞洲地區就要舉辦兩三次此類研討會。在這種華語語言學起飛與華語文教育普遍受重視的時代背景下，《第二屆世界華語文研討會論文集：理論與分析篇》終於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國內外讀者的面前，可以說是一件非常值得高興的事情。

由於《第一屆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的全文共達九百三十九頁，一方面過於厚重而不便攜帶，另一方面各組由不同的學者主編的結果導致前後體例的不一致；所以《第二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決定分為「理論與分析篇」與「教學與應用篇」兩個分集，不但由不同的編者來主編，而且也分冊裝訂。《理論與分析篇》收錄語文分析組所發表的論文共三十六篇，另外加上丁邦新與王士元兩位先生的論文總共三十八篇。除了丁、王兩位先生的論文以外，其他論文都依照在研討會裡宣讀的前後順序出現。為了查閱與攜帶的方便，我們把前面十八篇（共二百七十八頁）裝訂成上冊，而把後面二十篇（共二百八十七頁）裝訂成下冊。每一篇論文都在「論文標題」、「作者姓名」、「所屬機構」下先列「華文摘要」與「英文摘要」，再列「本文」與「參考書目」，最後列「討論」。在討論中發言人的姓名與回答人的姓名後，我們一概不用「教授」、「博士」、「老師」等頭銜，而一律以「先生」稱呼男士，以「女士」稱呼女士。發言與回答的內容完全依照發言人與回答人送來的發言條上的文字，但是如發現明顯的錯別字或不必要的重複或贅語，就稍微做適當的修改或刪除。在編輯的過程中，盡量注意到同一篇文字裡用詞、字體與標點上的一致。在不同篇文章裡所使用的專門術語，在尊重原作者用詞的原則下，只盡量加以整合，但並未強求統一。不過在人力不足與時間緊迫的條件下，許多錯誤或遺漏是難免的。特別是論文部分的文字，由於受了不改變字數的限制，無法做較大幅度的修改。如果那一位作者或讀者在論文集出版之後發現有錯誤、遺漏或不妥的地方，敬請來信告訴我們，以便將來有機會再版時加以訂正。

最後，編者在這裡代表語言分析組，謹向這次研討會的主辦當局，與全體工作人員致最高的敬意與謝意。主辦當局付出了這麼大的人力與財力，為大家舉辦了這次盛大而成功的研討會，我們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以後，自當更加努力的從事華語語言學的研究與推行華語教育的工作，以期不負主辦當局舉辦這次研討會的美意與期望。」

湯廷池民國七十九年（1990）七月二十九日于新竹



華語研究的展望——	丁邦新	1
漢語教學的三點看法——	王士元	13
漢語的領屬關係——	鄧守信	25
中文的兩種及物動詞和兩種不及物動詞——	黃正德	39
國語的音位及辨音徵性之分析——	謝雲飛	61
中文一些特別句式的主賓語位置問題——	陳秀英	71
漢語的移位、「承接條件」與「空號原則」——	湯志真	83
普通語法與漢英對比研究——	湯廷池	119
從日語看華語的「誰也……。」——	望月八十吉	147
從英日語看北平話跟現代中文、台灣國語的語法差異——	鄭良偉	157
中荷文否定句的對比研究——	徐春香	169
參考點移轉與語言學習，英文Soon與Early和中		
文相對詞彙之語義及語用分析——	黃運驊	183
中文動詞後詞構限制——	李艷惠	209
華語副詞“再”“才”“就”之語用功能——	葉德明	223
教室漢語：趨向補語結構中的賓語位置——	張洪年	235
“了”：漢語中一個標示「界限」的符號——	黃美金	247
現代中文語末助詞的歷史研究——	鐵鴻業	261
“了”字的「完成貌」用法——	李孟珍	271



華語研究的展望

丁邦新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能在第二屆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的開幕典禮上，向大家做個報告，向各位請教，實在很高興。因為在座的很多人是我的同行，也有我的學長，在這樣的會裡面，要找個題目來講，是很困難的。因此，只能在我個人的範圍內，就所想到的問題向各位請教。

我的題目是：華語研究的展望。本次會議的三大組，第一組是語文分析組，是華語文方面的分析；教材教法組，大部分也是這方面的研究；教學報告組，也是要將研究的心得應用到教學裡去，才看得到成果。這幾方面是有相當的聯繫的。

我談華語研究的展望，只能在我研究工作做得比較多的地方，提出來請各位先生指教。

一、從華語談語言與方言

很多年前，我剛出去留學，很多人就問我：你們說國語的人跟說閩南話的，彼此說話懂不懂？我說：不懂。他說：你說這是為什麼？我說：這是方言。他說：不對，彼此聽不懂的就是不同的語言。我覺得這個話似是而非，總覺得什麼地方有問題，我又沒辦法反駁，因為這是學語言學的人的話。一直到前幾年，印地安那大學的 Sebeok 教授到台灣來演講，我去接他，他問我：這地方大部分的人說什麼話？我說：閩南話。他說：你們說國語的懂不懂？我說：不懂。他說：那是 Different Language，不同的語言。我又覺得不對。這個問題在我腦子裡面多少年，我一直覺得奇怪！我們說是「方言」，人家說是「語言」，這是學術上的問題。這幾年來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個答案，不一定對，但很簡單。舉個例：

(1)「我」：

國語 uo 214	西安 ɣə 53	成都 ɣo 53	揚州 o 42
廈門 gua 51	潮安 ua 53	廣州 ɣo 13	蘇州 ɣəu 31
英語 ai, mi	日語 wathakhusi		

試問，當你看前面兩行時，你可以發現其中儘管不一定彼此都懂，可是有一定的關係在。當你看到 ai, mi, 或 wathakhusi 時，他的不同就更加深了。所謂「不懂」這個說法，是不夠的。所謂「不懂」，它有好幾種，第一個人說：uo 214，第一次不懂，第二次也許就懂了，他說：ua 53，他說第一次不懂，第三次第五次就懂了。而這是因為這個聲音和你說的 uo 214，有一定的關係，跟 wathakhusi 沒有關係。這個不懂的程度有淺有深。將這個問題再往前想一步，中國人說這麼多方言，還有沒有其他的理由可以支持呢？我想還有兩個理由！「不懂」這個說法，是指從這個方言聽那個方言的話。各位知道，趙元任先生有個很聰明的比喻，他說方言與方言之間的不同，就跟顏色一樣，顏色從最淡的——白色，慢慢加一些顏色，就慢慢的變深，最後則變成跟白是截然相反的兩個顏色。可是當中變顏色的過程，是層次漸進的，是越來越深的。這話在語言上是可以得到

證明的。說北方話的到雲南，他可以聽得懂一部分，說吳語的人到下江官話之間，他又可以聽得懂一部分。最遠的兩個地方彼此當然聽不懂，可是你一點一點過來，這個可以聽得懂一點，那個也可以聽得懂一點。這樣，彼此的關係，就不像聽 ai 或 wathakhusi 那樣不懂，他們的程度是大大的不一樣。因此我又想，這樣的結果，是不是跟歷史語言學一樣，把有關係的語言都攔在一起了呢？只要是同族系的語言，就接近了呢？我想這個裡頭還有程度的不同。

藏文跟中文是很密切的，同是漢藏語系的。可是藏文跟中文「不懂」的情形，跟方言之間「不懂」的情形，是不一樣的。那麼能不能再有一點清楚的證明呢？這比較困難，我寄望於各位。今天在座研究語法的有好多位，我想，是不是中國的語法，各方言之間很接近。這一點，我想大家都承認。是不是因為語法接近的關係，我們在華語裡說的方言，跟在其他的地方說的方言，恐怕不大一樣。

文法上究竟有什麼東西是大家一致的呢？在座的湯先生也許可以給一個解釋，但我希望研究文法的可以在這個地方想一想。因我個人不研究文法，我只能舉一個小例子。譬如說中國各方言的時間詞放在什麼地方？你可以說：「今天我來參加盛會」，「我今天來參加盛會」，大概不會說：「我來參加盛會今天」，隨便你說那個方言，我相信時間詞不在第一就在第二個位置。為什麼？因為中文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所以他把時間分出來。這是不是一致性的現象呢？方言之間，文法上大的結構相接近。是不是對於華語的方言，我們不能只是用「聽不聽得懂」這樣一個簡單的定義來區分什麼是語言，什麼是方言。我想這個定義對華語不切實際。

二、華語的文白問題

華語研究中的文白問題，很多人注意到，可是並非每一個人都注意到。我的老師董同龢先生從前做研究，記四個閩南方言的時候早就知道文白，但他寫這篇文章時把文白合在一起。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我們說的話，文言和白話攙雜在一起，你本來就不知道何者為文，何者為白，所以要花一些工夫去分析。這個工作好多人做過，在座的嚴棉教授就做過，他的博士論文就是談閩南語的文白。試問：除了閩語外，其他的方言文白又如何呢？我們中國方言的文白這樣密切的結合在一起，這當中有什麼樣的問題呢？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提供給我們做一般性的考慮呢？請看資料（2）：

(2).例字： 學 鵲 角 白 色 宅					
文言	ɕye 2	xə 4	tɕye 2	po 2	sə 4 tɕə 4
白話	ɕiau 2	xau 2	tɕiau 3	pai 2	ɕai 3 tɕai 2

在白話這一欄，前面三個字有u 尾，後面三個字有i 尾，這三個u 尾和三個i 尾，其實都來自早先的一個k 尾。中古都是收k 尾的入聲字，我們可以看到k 尾在現在國語的白話裡，變成了i 或u，在文言裡卻沒有，可見白話的層次跟文言的層次所代表的方言不一樣，它的延續性也不一樣。因此在白話這一行，可以顯示跟古音的聯繫仍然存在。這種文白的關係在國語裡是零碎一點，在閩南話裡文白的系統就相當的不同，可以看得出，整個是兩個系統。這種文白的關係是怎麼樣呢？譬如說，現在的問題是，國語裡面不那麼成系統，可是這些零碎的字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進入國語裡的？文言什麼時候跟白話合在一起的？閩南話的文白什麼時候合在一起的？吳語的文白什麼時候合在一起的？

這個研究向下走就更深了，而且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問題。我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是海南島的儋州話，請看資料（3）：

(3). 儋州村話 文言：陰平 22 陽平 11 上 55 去 35 入 55

白話：陰平 35 陽平 55 上 22 去 11 陰入 22 陽入 35

這裡可以看見有兩個特點：

第一、幾乎所有的調都不一樣，所有的字文言白話都不同，至少聲調不同，只有一個例外，文言入聲是 55 調，白話陽入也是 55 調，這樣的字兩個音可能一樣，其他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都不同。這是個極端的例子。我研究儋州話時，文言跟白話的表一樣多，一大堆的字只有極少數是同音的。這是一個例子，在一個方言當中，可以容納文言跟白話的系統，而兩個系統當中可以不同到這個程度。

第二、從陰平到去聲這個當中，其實四個調的高低，沒有新的調型出來，都有 35，都有 11，可是挪了位了。試問，怎麼那麼巧，當初文言音和白話音都有這些調型？顯然不是，而是文言進入白話時受到影響，然後慢慢調適，趨於一致。這是一個相當極端的例子，讓各位看看中國的方言當中有文白不同到這個程度的，幾乎每個字都不同。這兩個系統在它日常的用語裡面，怎樣彼此影響？怎樣混雜？怎樣造成新的成分出來？怎樣造成我們的方言中間很多奇奇怪怪不能解釋的東西？在座的鄭錦全先生以前做過這樣研究：從留存下來的東西來看，怎麼會留存下來？留存的是什麼？正例不管，從例外的來看演變的原因。中國各方言除了彼此接觸，本方言之間文言白話的關係也實在很奇怪，值得仔細考慮。舉個例來說：

(4).	儋州白話	文言	新白話		
女婿	nɔi 11 loŋ 55	兒女	lu 11 ni 55	織女	ce? 22 ni 11
嘴巴	cui 22 ba 35	嘴巴	cui 55 ba 22	後嘴	hau 22 cui 11

「織女」應該比較接近文言，但它不是說 ce? 22 ni 55 它是說 ce? ni 11 這顯然是將文言的 ni 拿過來，把白話的 11 調拿過來，把兩個東西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東西。

「嘴巴」白話音是 cui 22 ba 35，這個是吸入音，文言的「嘴巴」不一樣，是 cui 55 ba 22。另外有個地名叫「後嘴」，讀 hau 22 cui 11，嘴是 11 調，不是 22 或 55，是新產生的。這樣的例子，有好些個，文言跟白話在一起產生新的讀法。這些不同的讀音，如果你少掉了某一個，只剩下另一個，在做研究時就會發現有好多特別的現象不易解釋。我想，寫語音的規律，只要有百分之八九十對了，那就很好。這是值得注意的中文特點，文白很多，其他的語言很少有這種現象。在此，我特別把文白的現象提出來，因為做華語研究的人，總應該思考些特別的問題。華語有什麼特別？時間長而且有早期的記錄，這就跟別的語言不同了，至少在西元六百年已有一部音節字典——《切韻》。這本音節字典，照理講，所有的字在那個字典裡都該有。我們的語言有這麼長的歷史，這麼廣大的區域，產生這麼多的方言，因此方言接觸的理論是我們研究華語的人應該做的，而第一個該做的就是文白的問題。

三、歷史與方言的關係 — 方言區域史

今天，我們可以用《詩經》押韻及諧聲字，就是形聲字的聲符關係，兩者比較來推測周代的人是怎麼樣吟詩的？它們的字音大概怎麼樣？這只是個擬測，因為實際的講話

跟音位之間還有些不同。基本上，我們希望從周代一直往下到漢代，到魏晉南北朝，一直下來對每一代的歷史有個交代。目前我們對語音的部分做了不少，有兩漢的語音，我個人花了很多時間做魏晉的部分，把詩人的押韻資料收在一起，跟《詩經》一樣，然後看它押韻的演變。從南北朝再向下，差不多一兩百年就有韻書，所以有韻書跟沒有韻書的歷史連起來，是非常之長。現在的問題是語法方面做得怎麼樣？語法的研究，大部分的力量用在現代語法，這我很贊成，因為現代語法，直接對語言學理論有影響，現在從事的人也相當多。我想提醒的是，我們對歷史語法的研究還是做得不夠。

我們中國語法史的分期還是沿用周法高先生的，這都是幾十年以前的研究。現在的研究應該是怎樣把現在的語法跟歷史的語法配合呢？研究音韻學的，把現在的方言跟古代的方言配合起來。語法方面怎麼樣呢？我舉一個語音上連起來的例子，請看資料（5）：

(5). 騎 k'ia 24 倚 k'ia 33 寄 kia 11 蟻 hia 33

這條資料是研究閩南語可能分出來的時代，說閩南語的人從北方到南邊來是什麼時候？你問「什麼時候」？底下有個問題：你問的是白話還是文言？白話與文言代表不同的兩個時代。文言的時代晚，約在唐代，因為科舉考試，就產生了讀書音，也就是文言音。白話是什麼時候從北方分出來的呢？我觀察閩語裡許多特點，總是不能肯定。大家知道，閩南語保持古音很多特點，例如「飛」，讀“pue 44”，「桌」讀“to ? 32”，聲母有古音的痕跡，試問古到什麼時候？南北朝之前？南北朝之前的什麼時候？沒辦法回答。因此我在這個問題上試試看，能不能找到一個答案，在資料（5），我發現閩南語的一個特殊的例子，這些例字很奇怪，居然有一個 a 元音，這些字在國語或其他的方言都沒有 a 的音了，只有 i，頂多 ie，沒有 a 的音，試問，這個 a 從那裡來？怎麼會在閩南話有 a 音出現？正好由於我早先研究魏晉音韻的關係，這兩個研究最後產生關聯了，請看資料（6）：

(6).上古音歌部	西漢	東漢	魏晉末	齊梁陳隋
-jar	-jar	-jei	-jei	-je

這幾個字都屬上古音的歌部，所謂「部」，就是把上古一起押韻的字攏在一起，加上諧聲偏旁的關係，分成若干部，歌部是其中之一。根據李方桂先生的擬音，歌部這些字的韻母是 -jar，當時擬音根本沒有想到閩語的問題，只是從上古到切韻的關係以及其他的理由來推測它的音。到西漢時我認為還是 -jar，這一批四個字是歌部支韻的字，在上古是歌部到中古是支韻，從東漢開始讀音就轉變了，跟後來歌韻的字分開了，分開以後，韻母的元音就走到 ei 或 e 這個方向去了。從此以後在中國的音韻史上這些字沒有再看到有唸 a 的音了，試問閩南語讀 a 的音有沒有可能是在西漢和東漢之間分出來的呢？我想有可能的。但是為什麼只有這些字？因為這些字的聲母都是舌根音，有一定的音韻條件使得元音 a 保持在那個地方。

同時，還有歷史上的證明，閩人的遷徙大概在漢代的前後，所以在西漢東漢之間從北方到南方，閩語保持 ia 的音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整個閩語地區的白話音，可能都在西漢東漢之交分出來的，這是語言上的證據。一方面從歷史的音韻看，另一方面從平面的方言看，兩者可以合成一個座標，這兩條線在什麼地方碰頭，時間點就出來了，是否一定對，不敢說，但是總是一個很可能的推測。另外，在中國方言裡有很多很有意思

的東西，值得我們想一想，請看資料（7）：

(7).雲南方言：

鹽津	洱源	景東	彌渡	蒙化	例	字
ən	əĩ	ɛĩ	eĩ	ei	門真根，等增恆，冷正耕，沈壬	
in	ĩ	ĩ	ĩ	ĩ	賓鄰斤，冰陵興，兵丁京，東侵	
uən	uəĩ	ueĩ	ueĩ	ueĩ	頓尊昏	
yn	yĩ			yĩ	群雲	

這是雲南的方言，根據楊時逢先生的調查報告。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趙元任先生領導下，董同龢先生，丁聲樹先生，楊時逢先生都參與這個計劃，個別的記音都在雲南方言調查報告發表出來。各位可以看雲南方言之奇怪，第一個地方是鹽津，我把它當作一個比較古的現象，各位可以看四個韻母都有個 **n** 尾，到其他地方，**n** 變成鼻化的 **i:ĩ**。到景東跟彌渡，**yĩ** 沒有了，在雲南某些地方沒有撮口音。最奇怪的是到了蒙化，**ei** 變得沒有鼻化，但底下三個鼻化音還是保存。這個資料顯示了幾點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n** 尾使元音鼻化，它本身還變成 **i**。

第二：如果是 **in**，兩個音合起來還只是一個 **i**。

第三：蒙化的 **eĩ** 丟掉了鼻化成分變成 **ei**。

第四：**n** 變成 **ĩ** 時，各位可以看 **n** 在什麼環境改變？它是在接前元音時改變的。前面的元音是 **i**、**y**、**ə**、**ɛ**、**e**、等比較偏前的，大概才會使這個韻尾發生變化。

第五：就是從例字來看，我把它分成四類：

第一類就是收 **n** 尾的，讀門、真、根。

第二類收 **ng** 尾的，即 **ŋ**，就是等、增、恆，所謂「曾攝」。

第三類是冷、正、耕，所謂「梗攝」。

第四類是「深攝」，就是沈、壬。

這些字原是 **n** 尾，**ng** 尾，最後一欄是 **m** 尾，這三種韻尾在雲南統統變成 **n**，並不是變成 **ng**，然後從 **n** 變成鼻化的 **ĩ**，然後鼻音丟掉，變成 **i**。這使我想起中國音韻學上有個老問題：就是「梗攝」字，第三欄「冷正耕兵丁京」這些字。從前有位日本朋友橋本萬太郎，在《Language》發表的一篇文章說，這些字有個舌尖鼻音尾，我一直不大贊成。中國現在的方言大概有三種鼻音尾 **m**、**n**、**ng**，另外加上鼻化元音，沒有發現舌尖鼻音尾。可是「梗攝」字演變有點不同，怎麼解決呢？我看到雲南方言以後，得到一個想法：就是「梗攝」字可能由於前面的元音，後面的 **ng** 產生兩種演變，或變 **n**，或保留 **ng**，另外有證明嗎？請看資料（8）：

(8).陝北清澗方言白話音：

山攝開口三等：戰顛 tsei，纏蟬 tʂei，善扇 sei。

咸攝開口三等：站粘 tsei，陝閃 sei，染再 zei。

梗攝開口三等：正 tsei，聲 sei。

這是北方的方言，跟雲南方言沒有關係，是清澗的白話音。各位可以看，山原來是 **n** 尾，咸是 **m** 尾，梗是 **ng** 尾，這地方所有的字鼻音都丟掉了，這些字的讀音，統統變成

ei 韻。如果拿雲南方言的情形來推測陝北清澗的方言，它們有没有可能經過一個合併的階段，然後在前元音的後頭把韻尾都丟掉，而整個變成 ei？因此以梗攝字來說，在中國方言裡有的讀 ng，它保留讀梗攝的 ng，有的讀 n，因為受前元音的影響，使它走的方向不同，這對「梗攝」字的解釋有没有可能？這又是一個例子，讓我們把歷史的研究跟方言的研究配合起來。

對於這樣的研究恐怕我們要提倡一個方向，就是方言區域史，北方官話這個區域的歷史是怎麼樣的？閩語的區域史是怎麼樣的？江南的區域史是怎麼樣的？是否可以把方言的區域往上推？能不能把歷史音韻學跟方言研究配合起來？這樣的工作以前也有人做過。我自己在兩年多以前寫過一篇小文章，試探在北方方言裡尋找線索，研究北方話在聲音方面是否受到阿爾泰語言的影響？假如有，有多少？假如沒有，為什麼沒有？各位知道，有人說中國的北方話是受阿爾泰民族的影響，受滿洲、女真、蒙古的影響，所以北方聲調少，南方聲調多，我就從聲母方面來看一看，各位請看資料（9）：

(9). 十七至二十世紀北方話聲母系統：

交泰韻(1603)	河南	pp'mfv, tt'nɪ, tsts's, tʂtʂ'sz,	kk'x, Ø
等韻圖經(1606)	河北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kk'x, Ø
韻略匯通(1642)	山東	pp'mfw, tt'nɪ, tsts's, tʂtʂ'sz,	kk'x, Ø
老乞大諺解(1670)	北方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kk'x, Ø
五方元音(1672)	唐山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kk'x, Ø
字母切韻要法(1716)	北京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tɕtɕ'ɕ,	kk'x, Ø
同文韻統(1750)	北京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tɕtɕ'ɕ,	kk'h, Ø
朴通事新釋諺解(1765)	北方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tɕtɕ'ɕ,	kk'x, Ø
重刊老乞大諺解(1795)	北方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tɕtɕ'ɕ,	kk'x, Ø
華音啟蒙諺解(1883)	北方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tɕtɕ'ɕ,	kk'x, Ø
國語	北平	pp'mf, tt'nɪ, tsts's, tʂtʂ'sz, tɕtɕ'ɕ,	kk'x, Ø

我只列了一部分，這兒有交泰韻、等韻圖經、韻略匯通，有韓國的資料老乞大諺解、五方元音、字母切韻要法、同文韻統、朴通事新釋諺解、重刊老乞大諺解，以及另一份韓國資料華音啟蒙諺解。這是從一六〇三到一八八三年，各位可以看聲母間的關係簡直都一樣，只有在字母切韻要法處多了 tɕ tɕ' ɕ，而對這一套聲母的來源，鄭錦全先生老早就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顎化音的來源，是從 k k'h 跟 ts ts's 來的，這些聲母接細音字，也就是接 i、y 之後變過來的。例如國語的「薑」(tɕiaŋ) 在閩南話裡就說 [kiũ]，這就是原來屬於 k k'h 的字。這些資料的擬音，是從別人的文章引來的，因為是講演，沒有一一列出他們的來源。從這兒看，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恐怕在聲母上北方話沒有受到什麼外來語的影響，本身方言的情形就差不多。但是這裡有個問題：你怎麼知道這些資料都是前後連繫的呢？而不是不同的線呢？誠然，我們沒有辦法肯定這都是一條線變下來的，但是基本上，都在大的北方官話區裡面，所以例子裡能夠指明的，我就說它是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唐山，不能說明的，我就說它是北方，大致肯定是北方的方言。如果有人說：中國的北方話受到阿爾泰語的影響，那麼至少在聲母方面應該沒有，因為我有證據。詞彙方面可能受到零碎的影響，但大的影響，在聲母方面看不出來。我想方言區域史的研究做得多的話可以增加許多了解。各位做研究或教學，所接觸到的方

言很多，是不是可以多加注意，也許能讓我們了解許多演變的歷史。兩百年前閩南話的情形，三百年前的雲南話怎麼樣？有些資料像閩南語十五音大家耳熟能詳，很多地方都不同，彙音妙悟也有好多人做。這是方言區域史的問題，我們要把方言區域史的問題做得清楚，對我們最主要的方言支，如何從北方的源流演變下來，才能弄得清楚。

上面所說的是關於歷史音韻與方言的關係，我想，大概可以把歷史與方言配合起來。這裡頭有沒有什麼獨特的地方？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對一般語言學有一點理論上的貢獻呢？我曾經做了一部分的研究。各位都知道我們是有聲調的語言，試問：從前有幾個聲調？平上去入。這些調怎麼唸？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哀遠道是升還是降？高呼猛烈強是升還是降？是長還是短呢？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從現在聲調調值的高低裡頭，推測從前調值的高低呢？這個工作並不是我開始做，最早有個日本學者平山久雄，他在東京大學做這個研究，我看了他的東西心裡有個想法，也許該有新的路線，所以我就提出一個「從變調看早期調值」的想法，這個想法到現在，並不是所有的方言都成立，但在有些方言確實可以做個證明。我用中國方言的例子來做歷史語言學上的研究，可以推測從前的調值，我想這在一般歷史語言學的書裡是不會談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現在對一般語言學的理論大部分是根據印歐語系的。有那些一般語言學理論或歷史語言學理論是根據中國話的呢？而中國話有這麼長的歷史，這麼大的範圍，這麼多的方言，為什麼我們在理論上不能給他們貢獻呢？因為我們做得慢了一點，我們的調查做得還不夠。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試試看，請看資料（10），這是引起我想法的一個開端，這不是漢語的方言，是海南島的一種臨高方言：

(10). 臨高方言：L1 35 → 11 55 33 11 55 33

L2 11 55 33 22 55 33

這裡都是六個調，幾乎都是一樣的，第四個調有點不同，第一個方言是 11，第二個方言是 22，這個等一下再說。最主要的不同是第一個調，第二個方言是 11 是最低的平調，第一個方言它單獨唸時是 35，是高升調，就像國語的第二聲一樣，可是後面連接一個別的字時，它變成低平調，舉個例子：魚，它唸 ba 35，金魚 ba 11 kim 35，因為它連讀，就變成 11，後面金字是從中文借來的，當它唸成 ba 11 kim 35，變調成為 11。現在我們來推想，這兩個方言很奇怪，其他通通沒有變調，只有這一個調有變調，而這個調的變調讀的是 11，試問，如果要推測第一個調早期的調值，會不會給它 11，我想會，因為 11 是一個基本的調，只是它單獨唸時變成 35。換句話說，我們一般所謂的「變調」，它可能是一個早期的本調，它單獨唸時所謂「本調」，反而是後來變出來的調，這個用英文來講就是一個是 isolated tone 單唸的，不用我們的「本」、「變」的字眼，一個是 sandhi tone，是連讀的。

現在我們來看第四個調。當你肯定第一個調是 11 時，由於第一個調跟第四個調在第二個方言有高低之分，所以你很容易推斷第一個方言 11 大概是 22。換句話說，第二個方言保存的是早期的情形。這時給我一個線索，一般所謂變調是否可以作為我們推測早期調值的一個幫助呢？我後來做了一些觀察，請看資料（11）：

(11). 銀川方言：平 33

上 1 53 → 53 鞋 xε 53, 鞋帶 xε 53 tε 13 (陽平)

去 2 53 → 35 海 xε 53, 海帶 xε 35 tε 13 (上)

去 13

這是寧夏銀川的方言，這個方言只有三個調，平聲是 33，上聲是 53，去聲是 13，單獨唸只有三個調，可是連讀時有四個調，連讀時上1 鞋帶的鞋，53 沒有改變，到了「海」就不同了，原來是 xɛ 53 變成 xɛ 35，所以當他單獨「鞋」跟「海」，沒有區別，聲音都一樣，當它讀「鞋帶」跟「海帶」就不一樣，試問，這個方言有幾個調？你得承認它是四個調吧？這第四個調就在變調裡頭，所以我才推測，在某些方言裡從變調可以推測本調，因為單獨唸只有三個，實際上卻有四個調。

我們再來看一個難一點的情形：資料（12）：

蘇州連讀變調表

變調 前字 \ 後字	陰平 44	陽平 223	上 52	陰去 412	陽去 31	陰入 55	陽入 23
陰平 44	55-21	55-21	55-21	55-21	55-21	55-21	55-21
陽平 223	a b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上 52	a b 41-34 52-21	41-34 52-21	41-34 52-21	41-34 52-21	41-34 52-21	41-34 52-21	41-34 52-21
陰去 412	a b 55-21 41-34	55-21 41-34	55-21 41-34	55-21 41-34	55-21 41-34	55-21 41-34	55-21 41-34
陽去 31	a b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22-44 24-21
陰入 55	a b 55-34	55-34	55-52	55-412	55-52 55-412	55-55	55-55
陽入 23	23-52	23-52	23-52	23-52	23-52	23-55	23-55

這是大陸上謝自立先生的資料。這兒只簡單談一類，這兒的調有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其他三個調都有陰陽，上聲沒有。上聲在此的例子是陰上，陽上則請看資料（13）：

(13). 陽去1：31 → 22 袖子、味道、大意 (陽去)

陽去2：31 → 24 武器、禮貌、兩斤、五瓶、後年、下月 (陽上)

這裡陽去有兩個變調，一個是 22，一個是 24。就是上表中陽去的1欄，本來是 31，它連讀就成了 22；另外一個是2欄，它變成 24。變 22 的例子是袖子，味道，大意；變 24 的是武器、禮貌、兩斤、五瓶、後年、下月。對歷史音韻學熟悉的人，或是說廣東話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前面的是真正的陽去調，後面的卻是陽上調，「武、禮、兩、五」在國語裡還是上聲，「後、下」在國語裡是去聲，實際是陽上的調。從這一點看，蘇州話有幾個調？七個嗎？不對，應該是八個，因為陽上跟陽去從變調裡分得開，你只有從變調裡才找得出一個陽上的調來，這是一個證明。換句話說，你非得從變調裡才找得出它的來源及調值。當然，我也不敢說這個推測一定可靠，因為在有的方言裡，調的變化，有的可能保存舊的，有的也可能創新。研究的人怎麼分析把握這個現象，需要細密的分析。無論如何，這兩個例子可能不容易推翻。在銀川你說它是三個調？不合理，它明明是四個。在蘇州，其它的變調也有兩行的，譬如陽平，上聲，陰去，都有兩行，每一個各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文言白話，有的是語法現象，有不同的來源，但是陽去這一類是很清楚的有兩類，一類本是陽去，一類則來自陽上。

四、全面性的華語研究：

我的題目是展望，所以想談一談全面性的華語研究。我個人做的研究太少也太窄，絕不敢講全面，我底下舉的例子可能滿有趣的，是我最近寫的文章，也在國際會議上討論過，最近從漢藏語言學會議及國際吳語會議回來後，我又增補了一些，所以有一些新的東西向各位請教。我在這兒要談的是全面性的，什麼是全面性的？做語音的人，同時注意語法，不僅注意現在，也注意歷史，不僅注意國語也注意方言，這是全面性的研究。我有一個例子，十多年前我在台大教方言學，我講了很多年，總覺得南北朝的吳語，就是公元四到六世紀左右南朝的吳語，恐怕不是吳語而是閩語。因為陳寅恪先生有一篇文章講東晉南朝吳語，他說當初從北方來時，南方話跟北方話不大相同，北方力量很強，衣冠家族都到南方來，當時歷史記載顯示，當地說的吳語跟北方來的話不一樣。我想，可不可能現在的吳語是北方話到了南邊遺留下來的東西，而從前的吳語是現在閩語的前身。這只是一個想法，因為在南北朝時，浙江跟福建之間還是原始森林，並不是說遷移一下子就可以從北方到達福建了，基本上一條路是海線，陸路就不像現在這麼方便，所以我想從北方遷徙而來的閩人不會在江南停一停腳嗎？難道從北方一下子就到達福建嗎？這在語言上有什麼證據？多年以來我留意這個問題，大陸上方言裡有一些零碎的資料，說在浙江南部有很多吳語的方言，有些字唸得跟閩語一樣，譬如桌，他也唸“tɕ”，為什麼在吳語裡這些字會唸得跟閩語一樣？我想第一個可能是跟閩語借來的，借詞彙很容易，怎麼樣算是借還是原來就有的，這是我們研究語言學的一直難以解決的困難。後來發現另一個資料，就是我們國內開聲韻學會時，謝雲飛先生，他是麗水人，發表研究麗水方言的文章，他把文言白話分成兩個表，就跟我的儋州方言的情形類似，他給文言音做一個表，白話音做另一個表，我一看白話表裡有許多音，成系統的音跟閩語讀音類似，假如是方言詞彙的移借可能是零碎的，不大容易成系統，成系統到什麼程度？請看資料（14）：

（14）. 麗水方言：

例字	豬	蛛	轉	長（動詞）	張
白話	ti 35	ty 35	tyẽ 22	daĩ 213	tiaŋ 35
文言	tɕy 35	tɕy 35	tɕyẽ 22	dz'iaŋ 213	tsaŋ 35

豬唸“ti 35”，文言唸“tɕy 35”，蛛唸“ty 35”，文言唸“tɕy 35”，張唸“tiaŋ 35”，文言唸“tsaŋ 35”。前面第一行都唸“t”“d”，第二行是“tɕ”“dz”，這代表麗水知母和端母不分，“tɕtɕʰɕ”捲舌音的一部分字，跟閩南語讀的一樣，都是唸舌尖音“t, t', d”，這是成系統的不是個別的現象。我想，麗水話裡有一個白話層次在裡頭，原來我們以為零碎的都是白話層，到了文言就不是，現在他們平常說話主要都是文言層，大部分的音都是文言層，因為他有濁的塞音、塞擦音，所以沒有人對麗水方言屬於吳語有異議。再看資料（15）：

（15）. 鼠 ts'ɿ 22 飛 p'i 35 肥 b'i 213 吠 b'i 31
厘 giɛu 22 笑 tɕiau 51

除了這些字，還有其他字，這些字的唸法都像閩語，因為有些東西是閩語獨有的東西，現在在這個方言也有，這使我想到我從前講的話，也許有道理。現代吳語的底層有若干